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餘録卷十三

明　楊慎　撰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為夫婦結為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黙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于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黙善遷情回性易紫色

內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于密霧散五內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宮度名北斗落籍此詩詞髙古類魏伯陽而世傳者少録于此云

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為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葢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今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

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即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如此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殿也蹹伏今之裝塘伏路也中權今曰中軍後勁今曰合後

婦人皆從夫謚而穆姜乃特謚觀其致女論詩之言蓋有才智之哲婦也文姜亦特謚

子產相鄭伯如楚楚子享之將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地故有南夢有北夢五代孫光憲號北夢本此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為不敢如為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蘇老泉云唐三百年文章非兩漢無敵而史之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而卒無一人可與范煜陳壽比肩公矣乎其論乎蓋雖韓愈順宗實録亦在所不取也而宋之瑣儒乃以五代史並遷此不足以欺兒童而可誣後世乎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餘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揚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呵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實録而讀之意其可拳石班馬而

臧獲陳范也及覩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殺流人則曰傅游藝言之也游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黄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劉子玄子餘作史例三卷

寵辱若驚言寵即辱也驚寵是驚辱也貴大患若身言

身即大患也貴身是貴患也驚寵與辱同則無辱矣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何謂寵辱寵非寵也實乃辱也分寵與辱妄見也以寵為辱真見也寵為下言福兮禍所伏也辱為下世人孰不知之寵為下真人然後知之得之若驚驚而喜也喜其無故一朝而得也而不知天降之辱也失之若驚驚而悲也悲其忽然胡為而去也不知天去其辱矣是為寵辱若驚驚者易動而無形者也過則虛矣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

心是惡源生與憂俱生形爲罪藪養形實養患也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槁木死灰吾喪我矣焉攸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推而廣之亦曰貴身之人不可以寄天下也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天下引而伸之亦曰驚寵之人不可以托天下也河上公李軌蘇子由林希逸劉會孟諸家解此不特失老子之旨并其文法而昧之昨晤張汝玉夜宿汝玉深于老氏之書者也其言犂然有當于予心予曰是言也若縣之沉䰟首肯而

柱下之浮魂擊扑予為衍韓非解老一篇附之老子跣并書一通詒張子焉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

攻之矣今之學者黄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

宋人之盲儒謂詩至選為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宋人不難于非漢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宋人評漢唐曰漢大綱正唐萬目舉而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稱前君為四聖與三家村

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蟲焉昔人有病腹有蟲名應聲人呼亦呼人語亦語今之陋者宋人之應聲蟲也使病者而覺焉亦自厭之思以青黛而藥殺之矣

踧漉𦉪酒曰笮字或作醡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嵇康聲無哀樂論云聲無主於哀樂猶篵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古書中笮酒字僅見此耳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趁韻之誤耳

古者西戎用缶以為樂即古之土音也党項國亦擊缶

焉然則缶本中國之樂西戎竊而用之耳李斯曰擊甕叩缶真秦之聲澠池之會藺相如請秦王擊缶淮南子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其證也後世水盞之樂亦原于擊缶焉

史記年表秦始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婦故事蓋戎俗也吕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也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為證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左傳將獮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説桓玄好獵獮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既而兩甄皆敗訪選鋭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壽陽之

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

書緯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之謂護後世史册有卧護監護之丈官名有都護葢本此義云

論語曰由也諺諺俗論也或作喭見文選註又作喭劉勰曰諺喭同一字諺者直語也廛路淺言有質無華

喪言不文故吊亦稱唁劉子新論子游裼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是諺與唁同也

今之巷道名為胡洞字書不載或作衕衕又作衚衕皆無據也南齊書蕭鸞弑其君昭於西弄注弄巷也南方曰弄北曰衚衕弄之反切為衚衕也蓋方言耳

複姓有毋丘氏諸姓氏書音毋作無非也漢書有曼丘臣顔師古曰曼丘毋丘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記田齊世家伐衛取毋丘索隱曰毋音貫貫丘古國

名衛之邑也今作毋丘字殘缺耳索隱之説得其原矣然以毋字爲殘缺亦非葢古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毋丘興毋丘長毋丘毅魏有毋丘儉皆同族也今分爲二姓曰毋曰丘而毋爲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毋氏子孫亦不自知則譜諜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毋姓者屬予篆私印予爲寫作毋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用修亦太横乃欲改人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劉須溪云逐字不佳予思之杜

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此逐字無來處所以不佳也今稱人之母隨子就養曰逐子可乎然亦未有他好字易之近有語予以將字易之詩云不遑將母蓋反言見義若春秋杞伯姬以其子來朝而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之例也爲丈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其難如此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之句則將字甚愜當試與知音討之

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謂其近於正也此妄說也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按說

文爾从㸚為義从尒為聲麗爾也麗爾之為言猶靡麗也漢人有此語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詩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綦一名月爾即今紫蕨也其芽拳曲繁盛故名月爾雅之為言取義於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以烏呼為歎辭則雅為正音可知然則爾雅之云猶麗則之云也漢書文章尒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為對故知當解為麗則而不可解為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為正也爾雅一書所

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字須溪批云此耳也字異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篇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健之心胃無怪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士道耳

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録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

孟子載齊桓公葵丘五禁曰無曲防無遏糴公羊曰無障谷無貯粟穀梁曰無雍泉無訖糴左傳遏糴作蘊年

修辭各不同韓文所謂惟古於辭必已出信矣公羊傳云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辨亦

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强合九辨二章為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宋儒讀古文亦似說夢此類甚多不能悉著也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麓亦無知之物胡為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為而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解夢也

或問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其說孰是曰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為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也亦宜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

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録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北史稱崔浩厄纎懦弱胷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彜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雕矣

漢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說苑作白頭而新傾蓋而故

而如古字通用白頭而新雖至老而交猶新傾蓋而故謂一見而交已故也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丹鉛餘録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餘録卷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庭對

丹鉛餘錄卷十四

明　楊慎　撰

春秋説題辭曰星陽精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從日從下生也按字書星字上作三圜象形非從日也春秋題辭出漢人偽筆未可深信

説文引孔子之言甚多如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黍可爲酒禾入于水也又一貫三爲王此類恐未必孔子之

言班固所謂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

瓊赤玉也謝希逸雪賦林挺瓊樹世豈有赤雪耶李義山已隨江令誇瓊樹李長吉詩白天碎碎墮瓊芳相承誤用皆不考之過也

張伯英稱弭仲叔曰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產時以爲名言愚謂稱人之賢必本其家世推其鄉里厚也伯英之言不足以重仲叔而秪以自薄也夫

詩話云杜常方澤在唐詩人中名姓不顯而當時詩句驚人今惟存華清宮一首孫公談圃亦以為宋人近註唐詩三體者亦引談圃而不正指其非唐人蓋不欲顯選者之失耳予又見范蜀公文集中有手記一卷記其一時交游名流中有杜常名姓下註曰詩學又宋史有杜常傳云杜常太后之姪能詩以史與談圃手記參之為宋人無疑矣如唐詩鼓吹以宋胡宿詩入唐選宿在宋史有傳文集今行於世所選諸詩在焉觀者不知其

誤何耶鼓吹之選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遺山觀此益知其偽也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故唐詩有疊鼓鳴笳之句出衛公兵法

蘇老泉詩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白樂天詩有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之句老泉未必祖襲蓋偶同耳

梁簡文帝集云車渠屢酌鸚鵡驟傾車渠鸚鵡皆指酒

杯俗傳車渠為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嘗試之信然

京師里語目形容短矮曰遳文選有遳脆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春秋緯曰武露布文露沉注曰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沉重者人尚文文露之說他書所罕聞文人亦罕引用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

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朋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晉世人士皆尚虛無而裴頠作崇有論皆尚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不隨俗尚矣然夷考其所為則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晉陸抗拜侍中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唐鄭綮聞拜相曰鄭五作相天下無人矣二子審己量力其視力少任重折足覆餗而猶不知止者有異矣

晉載記書列國之史多誇大不實此盖依其本國爲史之文不審之過也若李特廩君赤穴土舡鹽神之事怪誕之極至於可鄙可笑甚於齊東野人之語而近於今之所謂白蓮教矣此流民妖人傳語以惑衆者乃取而載之信史何哉

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梁元帝句也故鄉一水隔風煙兩岸通陳後主句也唐人高處始能及之見五代新說

省心録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圖非東坡所作李衛公問對阮逸僞作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僞作龍城録王銍之僞作子厚叙事何等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者於其中凡僞書皆然予聞之朱子云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臇胎蝦寒鱉炙熊膰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炰鱉蓋炰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炰字邪不

思寒與㐅字形相遠音呼又别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葢韓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鶬蒸麑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刋本爲不知者改作吴軍葢越甲吴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

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説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臭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鼂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

遂費忌納女楚建夫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姦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覺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朱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字義之多者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爲名見毛詩注前長離而

後裔皇注長離鳳也見相如賦纖離馬名見李斯書侏離夷語也見史記陸離散亂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此皆字書已引者予又見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此離義與二爲離立之離同

楚辭采踈麻兮瑶華注以踈麻即麻也近見南越志載踈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則自有此一種

木也
李白詩風掃石楠花魏王花木狀言石楠野生二月著花實如燕子曲阜古城顔回墓上有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之木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近注唐詩三體者指為枇杷世皆宗其說然予觀上林賦又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録云朱光禄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黑味絶美此即盧

橘盧黑也此説近是

漢書趙嘩撰吴越春秋晉書楊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嘩耶方耶

唫今多作吟字用非也揚雄太玄有唫首音欽唫閉也素問呿唫之徵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黄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卒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傅紅綺窻繡幌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黄山谷詩可啈鄙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莫如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之句稱子婦之顔色於詩句以贈其兄何哉朱文公謂其詩多信筆亂道信矣

列子云禾生伯子（人姓名）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

杜少陵冬日懐李白詩裋褐風霜入惟宋元本仍作裋今本皆作短褐裋音豎二字見列子

說苑曰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知古人一話一言皆曰賦彼所謂登高能賦者豈必盡

如後世之麗淫者哉

太平總類載龍逄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晃非其晃也

而晃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履春氷未有晃危石而不

厭蹈春氷而不陷者也此爲六朝文士擬作無疑羅泌

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

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幾希
困學紀聞論牛耕不始於趙過引冉耕字伯牛是也但
未有明証按山海經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王
伯厚豈亦未考及此邪
王羲之先諱正法帖中以正月作一月或作初月其他
正字悉以政代之今人正月或作政月過矣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於曹操操書傳世絶少惟賀捷表
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也劉恭文學顔公鹿脯帖

文公以時代久近謂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擽無疑也

文章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野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溉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祖彦曰溉實才子恐卿文章得無假手于貽厥乎又稱兄弟爲在原天屬稱故鄉爲維桑之里稱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貢禹乞骸骨元帝詔荅之引傳曰亡懐土所稱傳者即

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葢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辯難之文即如怒駡况君臣之間乎

杜子美滕王亭詩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雲中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矣予嘗怪脩竹本無鶯啼字也後見孫綽蘭亭詩鶯啼吟脩竹游鱗戲瀾濤乃知杜老用此也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為我墨氏兼受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遂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

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古書句讀多不同朱子語錄載方馬二解點禮記君賜衣服服以拜賜句辟之命銘為烝彝鼎句舊點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最是又載陸農師點人生十歲曰幼作一句學作一句漢書與老

父約句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皆讀作約法三章是何理也盂午馮婦暴虎章一本作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搏虎虎負嵎莫之敢攖云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特難與迂滯者語耳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

離騷九章云乘鄂渚而反顧分欸秋冬之緒風尸子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漢韋孟詩勤唉厥生說文欸麐也亞改切又烏開切史記范增撞破玉斗曰唉方言云南楚謂然曰唉說文唉麐也烏開切二字音義並同如嘆與歎欬與咳嘯與歗實一字耳其語則皆楚語也故元次山有欸乃曲而柳詩亦用此二字皆湘楚間語柳

文舊本作靄禩音上字正協亞攺之聲韻書亦於皆韻收唉字海韻收欸唉二字其説與説文不異但乃字讀如禩者未有考耳近世乃有倒讀之者又皆寫欵則誤益甚矣欸字從欠與欵字不同然點畫甚相似故多誤也楚辭注及朱文公文集互發此義今詳筆之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髻義亦同西漢書髻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楚語成何文理

郡縣更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麗譙壯麗而譙峣也近見王子充作某府譙樓記首引陳涉傳誤矣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麥黄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見九州記

王筠鷰直詩霜被守宫槐風驚護門草物類志曰護門

草出常山取置户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

靈草

古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一葉爲一月閏十三葉宋人

閏月表梧桐之葉十三黄楊之厄一寸

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户注天不足西

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户

茶即古荼字也周詩記荼苦春秋書齊荼漢志書荼陵

顔師古陸德明雖已轉入茶音而未易字文也至陸羽

茶經玉川茶歌趙贊茶禁以後遂以茶易茶

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筆也其爲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蓋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史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憾於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

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大臣寡學又不欲令下之有學者得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複何怪哉雖然豈始於宋哉後

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司取士每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授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盖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文武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譏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

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曰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後學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夫

王全斌伐蜀自益光江趨來蘇徑不由劍門入是劍門外又别有一路也

吕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饋瓜亭亦緣此附會也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或言此即古剡注法也

札木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鴈則南飛就暖耳言已心堅而他人心不可保也

𧂐味道詩星橋鐵鎖開本張陳正見詩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之句

杜牧詩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能有幾人歸此之林下

何曾見一人之句殊有含蓄

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饐行有蹷其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耶此權德輿文中奇語也木寓見漢書注木寓龍木寓馬是也

吕溫地志圖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亦如今地理圖黄為川紅為路青為山也

裴子野雕蟲論力言晉宋以降之文獘其畧曰悱惻芳芬靡曼容與蔡應等之俳優揚雄悔為童子深心主卉

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采斯豈近之乎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隋劉臻為儀同與劉訥同官退朝欲謁訥謂前騶曰識劉儀同家乎從者以為臻欲引歸至家坐堂中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出臻曰汝亦來此乎令人傳以為陳

愧齋事亦好事者取此而易其名耳

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橰桔橰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橰烽上暮烟飛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

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實晉盖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賛曰永之法妍以婉茀之體峭以徤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裼不涴夜户不啓善學柳下恵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呉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呉帶當風曹衣出水

詩崧髙維嶽嶽四嶽也孔云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髙貌山髙大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

為崧高通用誤矣

周禮疏又有陽皐陰皐之說亦罕見者陽陰盖以深淺向背言也

張野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

韓子玉卮無當廣韻云當底當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龍鍾竹名年老曰龍鍾言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

持也

行清潔者佩芳德明光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觽能決疑

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見王叔師楚騷注

尸子曰春華秋英曰桂王維詩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

空秋花者乃木犀巖桂耳

大江自湔堰至犍為有五津曰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

涉頭津江南津出華陽國志王勃詩風烟望五津盧照

隣文予自江陽言歸五津皆指此也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大卜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僞作上官求賞者耳

祭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内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紀謂秦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然祭義内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

世勦入之說爲可疑耳

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溴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蘓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乗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閬果合與涪水合入于江

范蠡楚三户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郢人
出吕覽髙誘注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玉海周興嗣撰千字文隋潘
徽撰萬字文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涷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
月雪中出花郭縁生述征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
茂悦曾氷之中傅咸款冬賦序曰余曾逐禽登于此山
于時仲冬氷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欵冬蔫然始敷佛

經云朱炎鑠石不靡蕭丘之木凝氷慘慄不凋款冬之花乃知唐詩僧房逢着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興于時物如此

星書云古之支干只用書日不以紀年紀年用歲陽歲陰名故温公通鑑紀年以攝提格閼逢之名蓋有存古之義不知者議之以為不若直用甲子乃不學之過也

隑曲岸頭也音巨依切隑碕埼圻磯五字同音袁二世賦曲江之隑越絶蘆之碕地理志鮚埼水經赭圻又作

譏是也

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區博之言時告王莽非其人耳其實至論也後世儒者必欲行井田何哉

天馬歌天馬徠歷無草草即皁字從艸從早艸字可染

皂也後借為皂隸之皂歴觧為槽櫪之歴言其性安馴不煩控制也師古觧為水草之草失之

詩緐含神露曰契母有娀音松浴于玄丘之水睇玄鳥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蓐燕不從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吞之哉此盖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盖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

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

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

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

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

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

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

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

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可乎詩又曰維

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傅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侍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

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說也

成都青陽宫後周為至真觀見道經蜀有錦浦坊三井橋

小蠻橋見佛經江橋頭䦨下市見十六國春秋

禽經云烏向啼背栖燕背飛向宿毛詩燕燕于飛莊姜

送歸妾義取諸此故曰下上其音差池其羽皆背飛之

義送別之情也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牛

嶠楊柳枝詞吳王宫裏色偏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

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謂尊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枝下語意索然矣

余最愛樂府桂殿江烏對彫屏海燕重之句不知何人作也

周禮註引司馬法云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又引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閶析聲

不過閫鐲聲不過闟漢書李廣傳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文選注引聖人不貴咫尺之玉而重寸陰之旬史記注引血于鼙鼓神戎器也說文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納鈀車今文皆無知非全書也

漢書游于巖郎魏鍾繇表廟郎郎當作廊而皆省作郎

者上㕔下下承上也如鳳凰同書省下作皇鸜鵒聯文省下作武若单書則不可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也秦刻亦有此例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顔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别既自

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顔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列子鄧析顧其徒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注云世或謂

相嘲調為舞矣漢書宣元六王傳我危得之注云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猶今之言嶮不得之也舞矣嶮不俗語皆有本也

荀子入其央瀆注中瀆也今人家出水瀆則如今稱出水竇曰央瀆亦有本也太平御覽引莊子逸篇羊溝之鷄稱羊瀆不知何解俗作陽瀆云對陰瀆之稱但未見所出耳

月令四月苦菜秀今人多不識其的為何物也考神農

本草一名荼草一名游冬淩冬不死詩云誰謂荼苦又堇荼如飴爾雅云荼苦菜是也又顏氏家訓引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又按唐王冰注素問引古月令四月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本草吳葵龍葵析為二條其形與性所説不殊孫真人千金方治手腫亦用吳葵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亦既曉了矣乃彼分苦菜龍葵為二條何耶俗作蘵

兒菜又名野苦蕒

文中子一書格言至論甚多若其中拆洗論語之文描畫孔門之像若吳楚僭王者名號兒童學長者拜揖者皆其門人之罪也試舉一條如云陳叔達行令郡縣而盜不止聞文中子門人心化之言退而靜居三月而盜賊出境此段明是粧點使盜賊三月入境鋪資簸牽亦竭矣不出何待又以為功不亦迂耶

後周靜帝令宮人黃眉黑粧至唐猶然觀唐人詩詞如

藥黄無限當山額又額黄無限夕陽山又學畫鴉黄半未成又鴉黄粉白車中出又窩月圖黄罷其證也然溫飛卿詩有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蛾間黄之句王荆公詩亦云漢宫嬌額半塗黄事已起于漢特未見所出耳又幽怪録神女智瓊額黄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製牋法猶有潢漿之説人多不解作平音讀又改為裝池自謂奇語其謬甚矣

今制吹角以為起於曹子建其説出於近世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也按莊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證極為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角為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為大都督聞衆軍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並不及子建事三公博極羣書者豈有遺耶角事果始自子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臆説未可據耳

郡守聽事古亦稱朝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延臨龍丘萇殯不朝三日是也

俗語附近古作傅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傅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

丹鉛餘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丹鉛餘錄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范鏞

丹鉛餘錄卷十五

明 楊慎 撰

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子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讘詼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安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又曰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

俑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為異說者一則駭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恠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

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孝武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書武帝紀建元二年有如日夜出諸家無註予解之曰曷言乎如日光如日也曷不言日夜出日不夜出夜出非日也有不宜有也曷為書紀異也晉書書有日夜出高三丈遂日之矣班氏書法春秋夜起亦不能易矣班之叙傳自目為春秋考紀有意於續獲麟乎讀者愛

傳志之宏博而忘考紀之簡嚴何哉

阮籍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咸陽趙李謂游俠近幸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考深思

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鑒亦不免失之況下此者耶

左思三都賦序譏揚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揚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娱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馮犀金人也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强解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傅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為君駕格

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之長竿是也㕔乃云獅子名曰

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也此何異村學究之欺

小童耶甘氏星經彼未㸃目諸史天文志亦當觸手臆

說若此何以註為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盡善宋

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予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

誰予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㕔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

有過之者此何異背朣眯目人語乎

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

聲音厖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太曰殺太高曰殺高此俊借字俗書作傻平水韻傻俏不仁一曰不慧也

老子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晩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文皆用韻三句一易李斯泰山刻文其祖此乎

漢志川塞谿坎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

澹音澹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久矣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閒獻王子禮以恐猲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世傳公冶長能通禽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黄雀語能免冶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荅詩序云余

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衡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觧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皆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與竽字相近而誤也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

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古篆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王王加二曲于旁為玊音栗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吕氏春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為隸後人皆不識玊字矣

徘徊二字始于漢人高后紀徘徊往來思玄賦馬倚輈而徘徊息夫躬辭鸞徘徊兮注徘徊不得其所也茂陵

書屋曰徘徊重屬行之移晷不能偏是也徐鉉注說文乃云徘徊寛衣之貌字當作裴回誤矣

古筭法與今不同筭器亦不同筭法之異見孫子筭經猶可考見筭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歴志云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筭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筭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筭法形圓中方為四冪餘圓為四庣沈存中謂筭法用赤籌黒籌以别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為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盖避南面之故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極經世之說祖之

賈誼鵩賦僒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䕮音是也南唐張佖辯之曰說文僒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僒囚拘之貌五臣注僒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强新加字

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儸然者㫖音渠隕切𧂍蘓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作儸若囙𤙈史記作𢹂若因拘窘當音渠隕反𢹂當音斯全反𢹂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觧之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蘓盖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誤而不通張佖辯之是也但不知蘓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欒肇論語駮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騤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侔莫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謝脁詩風動萬年枝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青非也草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改名萬歲樹即此也

史記上有檮蓍下有伏龜徐廣云檮音稠左傳八元八凱有檮戭漢書藝文志有公檮生師古曰檮直由切其

字從木霍去病傳有檮余山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濤蓋因陸徳明九經釋音而誤也左傳杜預注曰檮杌凶頑無檮匹也以此証之則檮杌亦當音稠

柳文轉唉觸諱本漢食貨志搖手觸禁之語

詩曰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齊作自杜沮漆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薛瓚注漢書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

黷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鞫之即鞫韓詩作阮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師古云阮讀與鞫同

漢地理志陳倉有上公明星黄帝孫舜妻肓冢祠即堯

之二女乎別一人乎古事茫昧傳疑可也

工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羞官尊官淛官林官疇官湖官陂官樓船官發弩官均輸官橘官在魚復苑官涯浦官在南海皆秦官名而漢因之雜見于諸傳百官表不悉載者微乎微者也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又仍無敵攘無臂漢藝文志據行事仍人道仍訓因也古文中亦鮮用仍字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

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説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羡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

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顔籀云甽者田中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相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畒甽即畎也

呂覽引后稷書曰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又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甽又䎎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又曰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以此證之則漢志言甽田始于后稷有徵齊民要術又載伊尹甽田法制大抵從后稷其稱伊尹者豈尹嘗用后稷之法以訓民乎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菖正用此二事而人罕知其所出

周禮注炙以積竹八觚建于兵車說文柲欑也毛詩竹閉考工記秦無廬史𥈠矜注皆以積竹釋之徐鉉說文注曰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功即今之欑竹法也

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秦詛楚文則員然注云云員毛詩聊樂我云石鼓文君子員獵員遊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

後元自後武帝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歷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頴改年為永興是一歳而二號齊罽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歳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陜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嫁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蠶室之類耳鄭玄腐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師曠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

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
今之藝師有此乎師曠事見晏子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衾此晏子語也今例
知為宋人語不知祖于晏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子本天子諸侯有羣妾以次進
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
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賦曰珥明璫
之雙照點雙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皎質皦鮮玄的點

鋒漢律姘變亦謂月事也

宋賞花釣魚和詩徘徊無別押者僾人有徘徊太多之誚余思漢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北帝廟號從徊揚雄賦有徊徊徨徨唐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徠徊當時諸公未之精思耳何遽謂無耶

杜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覔錦竹兩三叢詩黄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有慈竹篋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余觀錦竹他無見惟杜詩

有之劉會孟批杜錦樹行云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錦竹亦新惜無拈出者耳近閲梅宛陵集錦竹詩曰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篘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黄鶴有金注之昏耳

唐書規影征賦即今律文影射之語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

知夠究本文自協韻也

杜詩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馬舞古有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之馬杜氏通典鳳花廄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明皇嘗令教舞馬百駟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觀此說則杜詩登牀之語蓋紀實也南史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

倦游錄述流蘇之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言

其始黄公紹書林亦止引晉書割流蘇為馬帴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盖樂器之節前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鐲節鼓鄭玄注云後世合宫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以為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今之瓜州非允戎之瓜州今之南陽非晉啓之南陽今之鎬非來歸之鎬今之平陸非孟子之平陸唐天寶中鑿月河得古鉄上有平陸二字明皇改河北縣為平陸縣今之新都非王莽所封之新都

王莽新都在南陽見後漢書志注

王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此古禮之言毛萇引之以釋詩也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䬃字音義與帆同然亦贅矣

唐李涪云後魏李啓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畧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

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舛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恐與若得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㖡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亦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華而晥之晥音滑隼之隼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

之湫音銚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左傳公若謂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議云是欲劉裕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劉欣期益州記鸊鷉水鳥黄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蓋即今之鶴頂也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遥遥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証矣

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池被之心如池也李太白詩亦有緑池障泥錦之句又裴潢家以卷縫罅處為玉池也黄山谷詩蕨牙初長小兒拳以為奇句然太白詩已有不知行徑下初拳幾枝蕨之句已落第二義矣

揚雄賦鶗鴂鷯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鶗鴂伯勞也蜀童謡有陽雀叫鶗鴂央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師古之音得矣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

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瀝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撡䕷攪遶非煮也及興冬𪏭非飲也臓𦚧腥甌非器也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醬蓽茇也大而紫曰蓽茇小而青曰蒟醬可以調食故曰醬今永昌人猶以蓽茇爲豆豉是可証也自本草注以蒟醬爲檳榔蔞子非也佐檳郎蔞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草木狀亦具列于檳榔條下與蒟醬全不同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晢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遥遥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為複矣

漢書引尚書放命圯族又無敎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憮同也

左傳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又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義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領喻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

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
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
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
充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
晉始有菴慢菴閭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
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為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
印章似為未安又按古篆有作𢍁者又止借弇者石鼓

文作窨其字從穴穴亦人居也近見溫陵古寺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盦詳玉篇皿部有盦烏含切覆蓋也考古閣有伯戔饋盦盦器名而借爲菴舍字恐舍形似器亦猶漢闕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身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舛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

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戾即不成文文與道豈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人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窗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煙寺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

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埰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葢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遥篇孤鴈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

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别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

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趍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

著衣選詩綮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爲竒寳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黄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耿山多水碧壁子大藥有水脂碧唐詩絶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婺女

船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竒絶遂號爲

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笑皆訓多也

郭象莊子注多俊語如云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澤榮者不謝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白用其語為詩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又云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又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蘓東

坡用其意爲詩曰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晉人語本自拔俗况子玄之韻致乎宜爲李蘊兩公之欣賞也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爲焉字

丹鉛餘錄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丹鉛餘錄卷十六

明 楊慎 撰

賈誼新書大禹鑿河而導之九牧呂氏春秋禹身執虆臿以為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說苑禹釃五湖而定東海虆本髮名義取環曲剔本梳剔義取疏通釃本漉酒義取澄清古人用字如此亦甚工矣臿即插字

東坡詩紀所經溫泉天下七處以驪山為最予在南中所見又不止七處也寧州白崖德勝關浪穹宜良鄧川

三泊凡數十處而安寧爲最凡溫湯所在下必有硫黃其水猶有其味獨安寧清徹見底垢自浮去不積且無硫氣不知何理也舊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乃知其下有丹砂傳聞黴州黃山溫泉亦類此後周王褒溫湯銘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沉華清駐老飛流瑩心乃知溫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黃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注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

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爲錯亂其說亦異

蘓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今之上馬臺古之乘石也周禮隸僕下士二人王行洗

乘石鄭司農注云王登上車之石也詩有扁斯石履之
卑兮乘車之得履石惟王為然王行洗乘石致其潔也
淮南子云周公履乘石尸子周公踐東宫履乘石唐王
起洗乘石賦承玉趾以增麗拂衮衣而更姸洗列周經
履合詩雅
論語乘殷之輅其後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按
南史齊志殷有瑞車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
謂器車也一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

楚辭來吾導夫先路先路車名郊特牲先路三就左傳

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

淮南子云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

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葯被風髮若結旌馳騁若騖

木熙者舉梧檟據勾柱援豐條舞扶踈龍從鳥集搏援

攫肆茂䝉踊躍𧢱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彼乃始徐行

微笑被衣脩擢夫鼓舞者非柔縱木熙者非眇勁淹漬

漸摩使之然也此文寫得入神文選舞賦遠不及也鼓

舞令之盤鼓者木熙令之上高竿者如此下字後之文人亦罕及

戰國策蘇秦稱天府之國府府庫也謂富饒也又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謂可以建都之地也

左傳注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產城諸侯之僣侈也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

酩酊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艼蓋假借字也又

簡文帝曰劉尹茗仃有實理茗仃亦茗艼也今本一作
茗柯於義不貫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
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鬣
剪為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
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
字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臩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為太

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今字書以明為耕非也明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明於耕以此證之可見明耕音義有别

番調有時數閱有法説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旛騎衛佐小郎官此旛騎之獘也

唐太宗回鶻十驥賛殊毛共櫪狀花並之交林異色同

羣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馬之為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何其雄偉也李燾長編載元祐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乾坤震坎則具其象屯隨晉渙則擬之辭此馬之見于易也遠則作牧于萊夷近則納秸于甸服此馬政已見

于書矣駜牝衛風才臧魯頌詩則詳哉其言之也春秋謹嚴而書新延廐作丘甲若周官之法養之以阜乘廐校視之以圉牧廋巫設祖牧社步之祭以謹其本時出入游靡之節以宣其性分庌棧牝牡之别以一其種嚴攻讀刻剔之䇿以就其才又為之禁原驅蠻綱惡去害後世馬政有能出其右乎

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唐地里志安南通天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羊苴咩今在大理怒江今在騰越怒江江波洶涌如怒也或作露江非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爲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

之以福誤矣

語林云王敦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敦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檛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應知鼓又善于敦也予舊有江行詩云回颿移鼓摻策杖送筝音蓋用此事下句用莊子漁父事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鬬傷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

想寃乎萬里之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揔不若陳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宋人題釣臺詩曰龍袞新天子羊裘老故人陳白沙竊為己句云七尺羊裘幾銖兩千秋龍袞共低昂子陵豈有意與龍袞較低昂乎兼句法亦贅又不及宋人矣

儒教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禪教虛以其虛虛天下之

實陳白沙詩曰六經皆在虛無裏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禪教也豈儒者之學哉

白沙之詩五言沖淡有陶靖節遺意然賞識者少徒見其七言近體效簡齋康節之渣滓至於筋斗樣子打乖箇裏如禪家呵佛罵祖之語殆是傳燈錄偈子非詩也若其古詩之美何可掩哉然謬解者篇篇皆附于心學性理則是癡人說夢矣

莊定山早有詩名詩集刻于生前淺學者相與效其大

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以爲奇絶又有絶可笑者如贈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本不是佳語有滑稽者改作外官荅京官苞苴詩云贈我兩包陳福建還他一疋好南京聞者捧腹然定山晚年詩入細有可並唐人者古詩如題竹及養菴兩篇七言如題玉川畫五言律如野膜微孤樹江清著數鷗與君真自厚不是兩相留七言律如遊琅琊寺偶上蓬萊第一峯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羅漢寺云溪

聲夢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墻又如狂捻短髮孤鴻
外病卧高樓細雨中病眼如殘書漢楚燈前壘草閣江
山霧裏詩舟中云千家小聚村村暝萬里河流岸岸同
又秋燈小榻留孤艇跡雨寒城打二更又北海風回帆
腹飽長河霜冷岸痕高和沈仲律原字韻云心無牛口
干泰稷跡繼龍頭愧郰原又云藜羹莫道無萊婦蘭
畹應誰負屈原寄劉東山云塵外有人占紫氣鏡中疑
我尚朱顏次東嶠韻云電懸雙眼疑秋水鬐擁三花御

野風又豈無湖水甘神瀵更有溪毛當紫芝書東山草堂扁云封題雲卧東山扁歌詠司空表聖詩天闕星辰遺舊履橘洲歲月有殘碁石横流潦潛蚪角梅迸垂蘿屈鐵枝自笑野人閒袖手雲烟濃淡忽交馳次首云沙苑草非麒驥秣瀟湘竹是鳳凰枝紫虛有約千回醉笑拍僧趺亦坐馳又招隱誰甘同寂寞著書不獨為窮愁木昌道中云行客自知無歲暮賔鴻不記有家歸寄鄧五羊云後時自許甘丘壑前席將無問鬼神浮世虛名

非得已出山小草却悲人別時笑語風吹斷會處迷離夢寫真四十餘年一回首乾旋坤轉有冬春此數首若隱其姓名以示人觀者決不謂定山作也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爲難古刻之存于今者岣嶁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爲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匀無縮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王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甎晉工刻之宋

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顔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黄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髪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絶藝信亦自有人哉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州

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龎徳公居漢之隂司馬徳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淩空交合危嶁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

用威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文選東京賦黑丹石緇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徳至于山陵則出黑丹魏都賦墨井鹽池玄液素滋注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今在彰徳府南郭村井產石墨可以書陸士龍與兄書云三臺上有曹公石墨數十斤云燒此復消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即此物也又宜陽縣有石墨山汧陽縣有石墨洞贑州

興國縣上洛山皆產石墨廣東始興縣小溪中亦產石墨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按古者漆書之後皆用石墨以書大戴禮所謂石墨相著則黑是也漢以後松烟桐煤既盛故石墨遂湮廢并其名人亦罕知之水經注商州黄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馬若墨

丹鉛餘録卷十六

丹鉛餘録卷十七

明 楊慎 撰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髙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徳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葢徒聞其名矣未至其

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遊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

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不可見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亦奇矣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予又考述異記云空同山有堯碑禹碣皆科斗書淳化

閣帖首有禹篆十二字輿地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好事者縋入模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攆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田縣陳嵒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模之形類禹刻何肏詩爲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峋嶁神禹碑禹之遺跡靈閟如此䝞曰神禹抑有由矣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峋嶁尖祝融之峯淩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

八千丈不可上仙扃鬼閉幽以潜昌黎南遷曾一過紛
披芙蓉褰水簾天柱夜瞰星辰下雪堂朝見陽燁遲追
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
漂鳳泊辭何纖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名狀人空瞻永
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臚列箴銘暨欵識横
陳駢鱗和釜鬵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磨蠏捐烏蟾又
聞朱張遊岳麓霏雪天風影佩襜搜奇索秘跡欲徧春
倡撞和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覿一字膏馥寧忘拈非

闞岪嵲阻登陟定是滕葛龍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
嘉君貺情深怯老眼增明若發霞尺喙禁斷如施箝七
十七字拏螭虎三千餘歲叢虵蚓憶昔乾坤漏息壤蕩
析蒸庶依岑槮帝嗟懷襄洛文命卿佐淬洞分憂惔洲
并渚混沒營窟禹迹獸迒交門詹碣來南雲又北夢直
鼛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變鮌服白狐九尾歌厖袡後
乘包湖按玉牒前列溫洛呈疇龞永奔竄舞那辭胝平
成天地猶垂謙華岳泰衡秖鎮定欝塞昏徙逃喁噞文

章絢爛懸日月風雷呵護環屏黙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全皆殲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嵁巖跫音迴絶柱棃韄吊影颭琵森櫹枏湘娥遺珮泠班竹山鬼結旗零翠㰁造物精英忌泄露秖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鐫岩壁要使好事傳緗縹著書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瑤籤麝煤蛵翰蟬翅搨煩君再寄西

飛鵾

顔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跱衡出字

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喚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葢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又

山近漸無青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杜牧之云與客携壺上翠微則直致不及孟𤍠矣

水經注垂隴鄭地有沙城左佩濟瀆又云䖍丘水北佩譙澤眇望無垠又云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溪南流注于渭水縈紆謂之佩自被山帶河字翻出而益奇矣

唐李長吉詩風爲裳水爲佩又自水經注拈出語增奇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即九州也八索即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為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為九州謂之九囿各居其一而為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囿取育草木為義即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囿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薮陽紆雲夢之屬

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囿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囿以字相近藪與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耳

水經注所載事多他書傳未有者其叙山水奇勝文藻辨麗比之宋人卧遊録今之玉壺氷豈不天淵予甞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卧遊録之陋未暇也又其中載古歌謡如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又云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又云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没别無期記焚

道謡云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攏勢與天通皆可以入詩材勝俗子看韻府群玉搜出酸餡惡料令人嘔噦也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始毁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時則盡然矣燕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師執提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為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

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説乎或問六韜有騎戰乎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黄帝除于蚩尤以中原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倉頡冢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馮翊今耀州者爲是按皇覽云有倉頡冢在利陽亭南高六丈又聞人牟

準作衛覬碑文云倉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蹟金針八分書也

東坡云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其小枝削之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虛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兊感其脢腓其説甚異然咸恒爲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蔡邕漢津賦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嵇康

詩浩浩洪流帶我邦幾杜子美詩大水淼茫炎海接皆
本於此句
元雲嶠居士徐士英作金剛經口義多以儒書證佛言
其解一相無相分四果之義以杜詩證之亦甚可喜其
說曰第一果云不入聲色香味觸法則是知欲境當避
此果之初生如山梨結小紅之始也第二果云一往來
則是蹈欲境不再此果之方碩如紅綻雨肥梅之時也
第三果云不來則是棄欲境如遺此果之已熟如四月

熟黄梅之際也第四果云離欲則旯去欲境已逺此果之既收如掛壁移筐果之日也以果字說經又一一證以杜詩亦可為詩禪也已

漢儒釋經易有畧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水經注載𪊟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頥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甞考之不止八分不始于秦

小篆亦不始于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劵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滇得黄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决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

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尒聖作全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以俟明哲

再考賛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賛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

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合韻音津

東觀漢記今日歲首謂上雅壽雅酒鬬也魏文帝典論荆州牧劉表子弟以酒器名三爵上者曰伯雅中者曰中雅小者曰季雅隱窟雜志宋時閬州有三雅池古有脩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爲劉表物也廣韻盈字注云

酒器斚即雅字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巵今人語曰雅量
伎人送酒曰雅酒葢本此云
正部云淮南浮偽而多恢太玄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
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亦確論也
劉彥和云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鍾
嶸云四言文約易廣取效風雅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
意少故世罕習焉劉潛夫云四言尤難三百篇在前故
也葉水心云五言而上世人往往極其才之所至而四

言詩雖文辭巨伯輙不能工合數公之説論之所謂易者易成也所謂難者難工也方元善取韋孟諷諫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以為使經聖筆亦不能刪過矣此不過步驟河廣一章耳予獨愛公孫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慆疇敢以渝隸釋載漢碑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盈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或

曰唐夫人房中樂歌何如曰是直可以繼關雎不當以章句摘也曰然則曹孟德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何如曰此直後世四言耳工則工矣比之三百篇尚隔尋丈也

楊子雲青州牧箴在丘之營柳子厚在溪之曹句法本子雲

丹鉛餘録卷十七

刻丹鉛餘錄序

日表訪升菴子于逮然獲丹鉛餘錄讀之未竟也尋升菴子持以過表訂卷耳東山詩謂表曰陟岡飲酒携僕望岨非義也女既歸士親復結縭非禮也吾欲于陟飲携望皆謂文王乃后妃與念之詞于親結其縭作士親解其縭乃燭出之後爲禮之序子謂之何表退而思卷耳雖託言無害于義可也考張横渠詩云閨閫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尊罍爲解痡瘏恨卷耳元因備

酒漿意與升菴子合結縭果在燭出之後古語多倒解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考註疏坐辯纓帨不明不知結義然曰戲樂歸士亦有解縭之旨遂復諸升菴子曰子之見卓矣升菴子曰盍序之今同年大方伯南湖王公刻寄表則又彌集矣表是之讀趨喜無涯他若論百姓昭明為百官之姓證如喪考妣者三年見古之君喪禮制論魯頌郊祭非始于成王伯禽證以春秋而辯其白壯之用論子見南子章為聖人道之不行論先發後聞

註爲非聖人之心皆力翼經傳者也論王羲之擅字之淺論韓愈與大顛書之妄論烈女傳不取徐淑論五代史遺宋令珣之死皆善闡幽微者也坫玷不同博于蕃露鶡夷王喬莊蹻有二精似豹鼠又若尋橦産城聳蝨貫鬼肆其歘劂者也木熈鬼弾醋潽羲嘴笛布其蘸液者也讀之不覺怡暢心目餘不可殫矣南湖惠我滇雲至矣哉升菴子嗜學不倦多所著作若四書表傳風雅逸篇選詩外編拾遺附錄古今詩選皇明詩抄古音畧

古音餘篆韻索隱奇字韻墨池鎖錄古文韻語赤牘清裁填詞選格古雋韻藻隷駢金石古文水經碑目考禅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表皆先得之富藴徤筆繼往覺來方皡皡乎未艾也表幼與升菴子共學今幸與遊教益滋至欲往從之非其脚也備而論之實未易也然亦可觀矣

嘉靖丁酉正月十五日鈍菴王廷表書